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會通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陳春熙

周易會通卷八

元 董真卿 撰

經 ䷥ 兌下離上 **集解** 程子曰睽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為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為睽義

睽小事吉 呂音訓睽陸氏曰苦圭反馬鄭王徐呂忱並音圭說文云目不相聽也艮宮四世卦 **集解** 程子曰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才之善雖處睽時而小事吉也朱子曰睽乖異也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為睽然以卦德言之

内說而外明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

附録

程子語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繇言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行已

纂註

孔氏曰大事謂興役動衆必須大同之世方可爲小事謂飲食衣服不待衆力雖睽而可故曰小事吉

雙湖先生曰睽以二陰爻成卦陰爲小又志不相合唯可施之於小事而已故曰小事吉睽者家人之反也以離遇巽者一變而爲以兌遇離矣風火相得離巽二女皆正故爲家人火澤不相爲用兌離二女皆不正故成睽巽

李氏舜臣曰睽革二卦以離兌相遇一也睽止曰小事吉革乃曰元亨利貞何也睽以六居五九居二革九居五六居二睽剛柔失位而革剛柔得位故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

惡人无咎

呂音訓喪陸息浪反復陸音服

集解

程子曰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也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己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　朱子曰上无正應有悔也而居睽之時同德相應其悔亡矣故有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然亦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如孔子之

於陽

貨也

附録

朱子語馬是行底物初間行不得後來却行得大率睽之諸爻都如此多說先異而後同

淵問見惡人其義何取曰以其當睽之時故須見惡人乃能无咎道夫易傳不絕小人之說足以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答呂伯恭

纂註

趙氏東曰无應悔也剛足以自守故悔亡又曰初四睽而同德終必相與睽極必通天下之常理也故有勿逐自復之象　朱氏曰四坎馬也四不與初以剛自守喪馬也四終求初勿逐自復也四不正惡人也離目為見初往之四見惡人也　林氏栗曰喪牛喪其順也喪羊喪其狠也喪馬喪其健也四剛健矣介六三六五之間宜逸而不可禁然五自應二三自應上四无所歸其勢自復勿逐可也　丘氏曰初九不以避為避而以見為避終能化惡為善合四之睽也　楊氏萬里曰此聖人合初九九四之睽也　郭氏

雜曰諸爻皆言見遇睽必有合也　李氏曰凡近非應而居前則疑其見掩而為間故二有惡人之象　雙湖先生曰此爻以爻為象悔亡為占喪馬以下為象見惡人以下為占然象亦取占中六爻唯初九正時既乖異辭亦艱險睽初有悔履正悔亡馬坎象无應故喪坎性就下故自復惡人指四有互離為見較優

九二

遇主于巷无咎

呂音訓巷陸氏曰戶絳反說文云里中道也廣雅云居也字書作衖

集解

程子曰二與五正應為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者識此則此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覬其得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塗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

已非枉已屈道也　朱子曰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為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李氏過曰二五君臣之位故言君臣之睽當事勢睽離之時君臣相求必欲拘堂陛之常分則賢者无自而進矣遇主于巷處睽之時則然　李氏舜臣曰當睽之時上下乖隔道不得行不免委曲求合期於行道以救斯世唯二以剛中之才具和兑之性足以行之　楊氏萬里曰此聖人合九二六五之睽也　雙湖先生曰陸氏音義云巷里中道意謂日中為市離也今人稱市中小道亦曰巷前有重離二遇五歷兩離故取巷象二五本應只因卦體不相得交又不正以致艱難委曲如此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呂音訓曳陸以制反掣陸氏曰昌逝反鄭作㸷云牛角皆踊曰㸷徐市制反說文作觢之世反云角一俯一仰子夏作㸷傳云一角仰也荀作觭音綺劉本從說文解依鄭晁

氏曰王弼云掣滯隔也說之案篆无挈字挈古文觢篆文掣今文天陸氏曰天剠也馬云剠鑿其頟曰天晁氏曰虞與馬同王弼亦曰剠也說之謂如馬虞之訓則當作鐵因反剠陸氏曰魚器反截鼻也王肅作劓魚一反晁氏曰說文作劓刖鼻也易天且劓王作臲即隉字阢隉

集解

程子曰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況當睽離之際乎三居二剛之間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於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輿曳牽於後也牛掣阻於前也在後者牽曳之而已當前者進者之所力犯也故重傷於上為四所傷也其人天且劓天髡首也劓截鼻也三從正應而四隔止之三雖陰柔處剛而志行故力進以犯之是以傷也天而又劓言重傷也三不合於二與四睽之時自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於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為二陽所厄是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 朱子曰六

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終為二所曳前為四所掣而當睽之時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髡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朱子語天當作而剃鬚也篆文夫作兲而作兲淵

纂註

李氏椿年曰輿者載己者也牛者行輿者也　項氏曰天去髮之刑劓去鼻之刑髮屬心血主火鼻屬肺氣主金三以兌金值離火金火相克髮鼻受刑　胡氏允曰互離為心髮屬焉離受傷則天其髮體兌為肺鼻屬焉兌受傷則劓其鼻　蔡氏曰輿上為應而三睽未合故上刑之而使服也无初與上曰睽也有終與上合也　楊氏萬里曰此聖人合六三上九之睽也　雙湖先生曰互離為見互坎為輿上離為牛三位為人其人就三言三自見輿曳牛掣其人又為上所天劓也曳掣恐皆自後言之輿既曳則牛自掣而不行矣二自後牽挽之象二才動變成互艮故也六爻中惟此爻辭最險葢以不正之女乘承應又皆不正之陽當此睽世故進退无據

而受刑傷特以陰陽配偶終當有合其亦所謂可憐不足恤者矣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呂音訓孤晁氏曰虞云顧也說之未曉此訓

集解

程子曰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陰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陽稱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亡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為元夫猶云善士也四則過中為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須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一无處字危厲而无咎也當睽離之時孤居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

朱子曰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同德相信然當睽時故必危厲乃得无咎占

者亦如是也 纂註 王氏宗傅曰在四目初曰元大貴初也在初則目四曰惡人愧四也此易獎善嫉惡之微旨也 蔡氏曰厲位不當 李氏曰情以疑而相睽惟剛則足以去疑而相合故四終於遇元夫而上終於遇雨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集解 程子曰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為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齧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一有也字復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稚而興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聖賢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 朱子曰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朱子語宗如同人于宗之宗 淵

纂註 耿氏曰主者尊

之宗者親之李氏過曰古人有齧臂相盟者噬膚是也李氏舜臣曰所謂噬膚猶噬嗑噬以求合也夫君臣相應當太平之時精神交際志協義從堯舜皋夔之遇合也不幸當睽之時兩兩間隙相疑而至於相噬以求合可謂德之下衰也矣然不如是以通其相應之志則彼此之情轉相乖隔而天下之睽无時可合也雙湖先生曰二兄體有噬象二變則為噬嗑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呂音訓弧陸音胡說陸吐活反一音始銳反晁氏曰虞音稅置也弧陸氏曰本亦作壺京馬鄭王翟子玄作壺晁氏曰陸希聲謂作壺是說之案象數當作壺媾陸古豆反

集解

程子曰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

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為正應然居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汚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為有妄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既極則動而必反也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極則必反正理故上於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終必復於正三實无惡故後說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為寇讎乃婚媾也此匪寇婚媾之語與它一作也卦同而義則殊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為雨上於三始疑而睽睽極則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為雨故云往遇雨則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朱子曰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

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見豕負塗見其汚也載鬼一車以无為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說弧疑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吉疑盡釋而睽合也上九之與六三先睽後合故其象占如此

附録

程子語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為德在諸卦莫不以為明獨於睽便變為惡以陽在上則為亢以剛在上則為狠以明在上變而為察以狠以察所以為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已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却終於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 行巳 朱子語載鬼一車等語所以差異者為它這般事是差異底事所以却把世間差異底明之世間自有這般差異底事 淵 小畜之上九曰既雨既處睽之上九曰往遇雨則吉者畜極則通睽極則和陰陽之氣至是而方暢也

纂註

徐氏曰上與三應本非孤者三柔為二四所制而未應是睽極

而孤處者也　李氏椿年曰鬼謗云心疑生暗鬼是也　王氏宗傳曰上視三鄙其行之汚醜故有是象車人所乘也鬼非人也而載之一車載非其人也上謂三自下承四不為已應又有是象又曰弧矢取睽故有張弧說弧之象　丘氏曰見豕疑其污我也載鬼疑其祟我也豕猶有之鬼則妄矣始致疑而張弧終釋疑而說弧　耿氏曰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合則愈信疑然後睽睽則愈疑　雙湖先生曰九四无應而孤上九以睽極而孤曰豕塗鬼車弧寇雨皆因互坎取象上九本與三應者也文皆不當正睽極而孤之時既疑三為負塗之豕又疑三為載鬼之車先張之弧欲射之也後說之弧知其匪寇而為我之婚媾也疑既釋而往求之則遇雨而吉矣以三互坎初文上欲應三下為坎所隔故致疑如此　李氏開曰豕坎象塗兑澤也辭之險怪未有如睽之上九者可謂中心疑者其辭枝矣然欲識聖人文章之奇之怪之變於此焉求之　李氏舜臣曰睽之為卦

初觀其象疑若不可一矣而六爻之辭或遇主于巷或遇元夫而交孚或往遇雨而終吉其始之睽者要之終皆有遇其所以合天下乖違之情而使之不至於終窮而无所歸者乎　馮氏當可曰內卦皆睽而有所待外卦皆反而有所應初喪馬勿逐至四遇元夫而初四合矣二委曲求遇至五往何咎而二五合矣三輿曳牛掣至上遇雨而三上合矣　李氏過曰初與四合朋友之睽二與五合君臣之睽三與上合夫婦之睽

大象

傳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集解程子曰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為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朱子曰二卦合體而性不同

附録

朱子語問睽卦

大象君子以同而異先生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為同而其性各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趣則同而所為同則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趣不同而其歸則一象辭言睽而同大象言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同歸於理講論文字為說不同而同於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謂二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以同而異語意與用晦而明相似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又問睽卦无正應而同德相應者何也先生曰无正應所以為睽當睽之時當合者既離其離者却合也　銖問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先生云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同上說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此處伊川說得甚好　易說

纂註　張氏汝明曰離兌同出於坤火澤同出於地一動而

下一動而上其未巽如此睽中有合所以責君子濟睽之功 李氏舜臣曰孔子於彖言睽中有合所以責君子濟睽之功象言同中有異所以論君子不苟同之性君子之性不苟於同而其出而同心協力以合天下之睽巽者則同嗚呼安得不苟同之君子而與共議和同天人之事也哉 雙湖先生曰同取二體皆陰義異取二象各動義故曰以同而異 程氏曰三仁同於為仁而行異三聖同於為聖而道異此同睽之善者也 趙氏汝楳曰君子同於善而制行則殊故伯夷柳下惠夫子之所同者聖也異者清和時也 楊氏萬里曰禹顏回同道而異趣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為同之異也孔子一孔子也而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一孟子也而今昔之餽異辭受此同而異也

彖

傳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呂音訓上

陸氏曰時掌反下同行 陸氏曰如字王肅遐孟反

集解

程子曰彖先釋睽二无睽字義一作意字次言

卦才終言合睽之道而賛其時用之大火之性動而上澤之性動而下二物之性違異故為睽異中少二女雖同居其志不同行亦為睽義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歸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　朱子曰以卦象釋卦名義

纂註

林氏栗曰離火兌澤同賦形於天地中女季女同鞠育於閨門其始未嘗不同也火性炎上澤性潤下中女儷坎季女妃艮其後未嘗不睽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集解

程子曰卦才如此所以小事吉也兌說也離麗也又為明故為說順而附麗於明凡離在上而彖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鼎是也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於小事吉也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應二而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

二必遇主于巷五噬膚則无咎也天下睽散之時必君臣剛陽中正至誠協力而後能合也說音悅　朱子曰以卦德卦變卦體釋卦辭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集解　程子曰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見同之為同者世俗之知也聖人則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明之天地高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為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　朱子曰極言其理而贊之

附錄　朱子語問程傳物雖異而理本同之旨曰天施地生男倡女隨此感彼應蓋不能以相无也非

理之本同何以如此董銖

纂註 馮氏椅曰以三才推廣卦義且恐人以吉止小事故推時用之大者以明之天地初上也男女二五也萬物二三四五也天尊地卑睽矣而事同於覆載男陽女陰睽矣而志同於相應萬物羣分睽矣其事各以類聚謂二與四類三與五類也當睽之時其用如此豈不大哉 盧氏曰不言義而言用睽之用至大 程氏曰水火相逮山澤通氣而火澤无相用之理 故相遇則革不相遇則睽

小象

傳見惡人以辟咎也

呂音訓 辟陸音避

集解 程子曰睽離之時人情乖違求和合之且病其不一作未能得也若以惡人而拒絕之則將衆仇於君子而禍咎至矣故必見之所以免辟怨咎也无怨咎則有可合之道

纂註 單氏曰九二以剛在上而乘已近不相得惡人之象也惡人在上不以禮承之則害及矣故見之乃可以辟咎 楊氏萬里曰見惡人子見南子陳寔弔張讓是也若非辟咎則无事乎

見惡人矣孔子不見陽貨是也**遇主于巷未失道也集解**程子曰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朱子曰本其正應非有邪也**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集解**程子曰以六居三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又在二陽之間所以有如是艱戹由位不當也无初一有而字有終者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知者知幾而固守**交孚无咎志行也集解**程子曰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協志同力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

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蓋以君子陽剛之才而志誠相輔何所不能濟也唯有君子則能行其志矣

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集解 程子曰文辭但言厥宗噬膚則可以往而无咎象復推明其義言人君雖已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使以其道深入於已則可以有為是往而有福慶也

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集解 程子曰雨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羣疑盡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睽極而合則皆亡也一作則疑皆亡矣

附録 朱子語孔子不說象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只說羣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說多牽強説

纂註 雙湖先生曰夫子讀易象已了然於未賛之先及其賛易只以一二字點掇過雖不說象而義理自着然其為象固已備具於說卦中矣

經 ䷦ 艮下坎上

集解 程子曰蹇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睽乖之時必有蹇難蹇險阻之義故為蹇難為卦坎上艮下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為蹇也

附錄 程子語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无時不可行游酢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呂音訓蹇陸氏曰紀免反王肅徐紀偃反兊宮四世卦

集解 程子曰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於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於危險也處順易則難可紓止於險則難益甚矣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必在乎一无乎字守貞正一无正字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於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為也 朱子

曰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為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為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方在蹇中不宜走險又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故其占曰利西南不利東北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也故其占又曰利見大人貞吉蓋見險者貴於能止而又不可終於止處險者利於進而不可失其正也

附録

朱子語艮下坎上其卦為蹇蹇難也西南陰方平易之地東北陽方險阻之處當蹇之時利趨平易而不利走險阻又利見大人以濟蹇而守正則吉故筮得此卦其占如此以象傳言之云易本義合如此

偶讀漫記蹇利西南是說坤卦分曉但不知從何插入這坤卦來此須是箇變例聖人到這裏見得有箇做坤底道理大率陽卦多自陰來陰卦多自陽來震是坤第一畫變坎是第二畫變艮是第三畫變易之取象

不曾確定了它　淵蹇无坤體只取坎中交變如沈存中論五姓一般蹇利西南謂地也據卦體艮下坎上无坤而繇辭言地者往往只取坎中交變變則為坤矣沈存中論五姓自古无之後人既如此呼喚即便有義可推

淵

纂註

林氏曰蹇躄也說文云足跛也　易氏曰卦本无坤體乾三索於坤而得艮令六二上往而易五則由東北之艮位而復西南之坤位以濟險之道利順不利止也　董氏曰二與五為應六二柔中之臣不自安於險峻之內見九五剛中大人坦然行平易之道於峻險而趨之故聖人以利見許之也　李氏舜臣曰震坎艮相遇為蹇解而坎常在焉二卦皆以坎為義艮下坎上則是止乎險中故為蹇坎下震上則是動而出乎險中故為解命名大率以出險與不出險為義也又曰坎配諸卦凡十有四大半皆險難之謂其間遇難而无救者无如困遇難而不行者莫如蹇蓋困則有澤而无水之象蹇則具天下山川之至險　雙湖先生曰彼

天八卦方位艮坎東北卦與西南卦離卦為對艮坎合為蹇故不利東北則坤離合為晉是為利西南矣是以蹇為難而晉為進也蹇卦无西南文王姑即東北對方言之不必卦內有取於西南也況二陽盡變而之坤則亦有離東北而就西南之象乎艮坎成蹇卦體雖為不利而九五以剛健中正君於上六二以柔順中正臣於下三五互離目為見又有人臣利見大人之象焉大人謂五見謂二二五剛柔皆正故吉又觀睽盡變為蹇睽取目有所見象重離在前也蹇取足不能進象重坎在前也名義甚巧

初六往蹇來譽

集解程子曰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於蹇往蹇也當蹇之時以陰柔无援而進其蹇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　朱子曰往遇險來得譽　纂註程氏曰六非濟蹇之才初非濟蹇之位往則犯難來則獲見險能止之譽　李氏舜臣曰古人生居亂世无官守言

青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夫履富貴而蹈危機以致名位俱仆為後代之指笑者有間哉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集解 程子曰二以中正之德居艮體止於中正者也與五相應是中正之人為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雖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於蹇難之時其艱蹇至甚故為蹇於蹇也二雖中正以陰柔之才豈易勝其任所以蹇於蹇也志在濟君於蹇一作艱難之中其蹇蹇者非為身之故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忠藎不為已也然其才不足以濟蹇也小可濟則聖人當盛稱以為勸矣 朱子曰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

纂註 蔡氏曰王臣為五之臣也蹇蹇入難之深也匪躬之故為王之事也 楊氏萬里曰詣文聖人皆不許其

往唯六二九五无不許其往之辭者二為王者之大臣五履大君之正位復不往以濟而誰當任乎　楊氏曰二臣位當濟君上之蹇五君位當濟天下之蹇故不言往來　蔡氏曰二五居中得位濟蹇者也往來不必言矣　雙湖先生曰躬艮象六二當重坎之初有蹇蹇象

九三往蹇來反

集解　程子曰九三以剛居正處下體之上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三是為下所附者也三與上為正應上陰柔而无位不足以為援故上往則蹇也來下來也反還歸也三為下二陰所喜故來為反其所也稍安之地也　朱子曰反就二陰得其所安

纂註　徐氏曰九三當位與上為應上柔无位不足與濟難故曰往蹇　郭氏雍曰反者既往復反之辭　郭氏京曰往蹇來正今本作來反象同

六四往蹇來連

呂音訓連陸氏曰力善反馬云難也鄭如字遲久之意

集解　程子曰往則益入於坎險之深往蹇也居蹇難之時同處

艱危者其志不謀而同也又四居上位而與在下者同有得位之正又與三相比相親者也二與初同類相與者也是與下同志眾所從附也故曰來連來則與在下之眾相連合也能與眾合得處蹇之道也 朱子曰連於九三合力以濟

纂註

徐氏曰六四近君往從乎五則陰柔不足以濟五之蹇惟下連九三牽引以進乃克有濟 單氏曰六四已至於險中而猶往焉則益蹇矣連于陽以避難則安其所也

九五大蹇朋來

集解

程子曰五居君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當蹇而又在險中亦為大蹇大蹇之時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助之來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臣相輔其助豈小也得朋來而无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以剛陽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剛陽中正之臣相輔之不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為之助

者湯武得伊呂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苟无其臣則不能濟於難也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則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一作助多不足屯否之類是也蓋臣賢於君則輔君以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　朱子曰大蹇者非常之蹇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占者有是德則有是助矣

附録　朱子語問蹇九五何故為大蹇曰五是為蹇主凡人臣之蹇只是一事至大蹇須人主當之砥　問大蹇朋來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之時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僴

纂註　徐氏曰朋謂三五與三皆陽故曰朋　毛氏曰禍亂天所以開聖人也九五德正而位尊立乎險中以合天下使天下之有志者朋來而取節於我是故自我言之所謂當位

貞吉以正邦也自朋來者言之所謂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然則九五陷坎險之中所以為蹇也而其位則君也治蹇者也以治蹇之主而居至險之中此所以撥亂反正乘危致安也歟　鄭氏剛中曰諸爻皆以來為言與朋來之來異諸爻之來自外反内也朋來之來自下趍五也　雙湖先生曰凡天下之蹇皆聚於人君之一身故稱大蹇又陽爻亦稱大合二五兩爻觀之五為濟蹇之主二為濟蹇之臣故五稱大蹇二稱蹇蹇又觀蹇之二五與比之二五一也比何為而樂蹇何為而難蓋不徒繫爻實繫卦體比以坎下乘坤蹇以坎下乘艮文王曰利西南不利東北坤正西南角卦艮正東北角卦平易險阻之分不徒在於坎尤在於坤艮者蓋可見矣

李氏闓曰四爻皆言往蹇而來善唯二與五不言往以中正濟蹇之才可以往故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集解

程子曰六以陰柔居蹇之極冒極一作陰險一作寒而往所以蹇也

不往而來從五求三得剛陽之助是以碩也蹇之道戹蹇窮蹙碩大也寛裕之稱來則寛大其蹇舒矣蹇之極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陰柔故不得出一作能耳得剛陽之助可以舒蹇而已在蹇極之時得舒則為吉矣非剛陽中正豈能出乎蹇也利見大人蹇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一作利有濟於蹇也大人謂五以相比發此義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在五不言其濟蹇之功而上六利見之何也曰在五不言以其居坎險之中无剛陽之助故无能濟蹇之義在上六蹇極而見大德之人則能濟於蹇故為利也各爻取義不同如屯初九之志正而於六二則目之為寇也諸爻皆不言吉上獨言吉者諸爻皆得正各有所善然皆未能出於蹇故未足為吉唯上處蹇極而得寛裕乃為吉也 朱子曰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耳來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曉占者宜如是也

附録

朱子語問往蹇來譽曰來往二字唯程傳言上進則為往

不進則為來說得極好令人或謂六四往蹇來連是來就三九三往蹇來反是來就二上往蹇來碩是來就五已說得通但初六來譽則位居最下无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為佳耳不往者守而不進故不進則為來諸爻皆不言吉益未離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碩吉却是蹇極有濟之理既是不往唯守於蹇則必得見九五之大人與共濟蹇而有碩大之功矣鈇

纂註 徐氏曰碩大也剛也近附九五之大人故曰來碩下得乎剛可以出蹇故吉也 丘氏曰來碩應三也三陽為大大人五也上既得三之應則宜與之共見大人而成濟蹇之功先言來碩後言利見者蓋上得三而後可以援五也 項氏曰艮之上爻為碩剝之碩果是也又曰上六之往猶初六之來上六本无所往特以不來為往耳初六本无所來特以不往為來耳 王氏宗傳曰大蹇至上六始為吉者以為蹇至此極物極則反蹇極必通也

大象傳山上

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集解

程子曰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為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為蹇也君子觀蹇難之象而以反身修德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无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君子修德以俟時而已

附錄

朱子語或言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與君子反身修德亦一般曰不然澤无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无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以反身修德豈可與困為比只觀澤无水困與山上有水蹇兩句便全然不同倜

纂註

郭氏京曰君子以正身修德正字誤作反字馮氏曰艮為躬在內故有反身之象坎水象德蒙之育德亦坎也雙湖先生曰反身則思不出其位之義艮象修德則常德行之義坎象坎在艮下為

蒙而稱君子以果行育德坎在艮上為蹇而稱君子以反身脩德蒸反身如山不動而修德如水滋潤乎山之象也

彖傳蹇難也險在前也 呂音訓難 陸乃旦反 集解 程子曰蹇難也蹇之為難如乾之為健若易之為難則義有未足 一作盡 蹇有險阻之義屯亦難也困亦難也同為難而義則異屯者始難而未得通困者力之窮蹇乃險阻難之義各不同也險在前也坎險在前下止而不得進故為蹇

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呂音訓知 陸音智 集解 程子曰以卦才言處蹇之道也上險而下止見險而能止也犯險而進則有悔咎 一作各 故美其能止為知也方蹇難之時唯能止為善故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為失來為得也 朱子曰以卦德釋卦名義而贊其美 纂註 鄒氏曰險在前而行者遇之則不可以有行也險在下而行者在上則可以有行矣險在下可行而乃止焉非知險者也此卦所以為蒙有不明之

義險在前知其不可進而止焉可謂知險矣此卦所以為蹇而蹇則知者之事所以反乎蒙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呂音訓中陸氏曰如字鄭云和也又張仲反王肅云中適也

集解程子曰蹇之時利於處平易西南坤方為順易東北艮方為險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為利也五居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義也方蹇而又止危險之地則蹇甚矣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蹇之極也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呂音訓正邦陸氏曰荀陸績作正國為漢朝諱

集解程子曰蹇難之時非聖賢一有大人字不能濟天下之蹇故利於見大人也大人當位則成濟蹇之功矣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蹇者唯大正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諸爻除初外餘皆

當正位故為貞正而吉也初六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也以如一作如以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濟於蹇矣

蹇之時用大矣哉集解

程子曰處蹇之時濟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之難豈易平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

朱子曰以卦變卦體釋卦辭而贊其時用之大也

纂註

雙湖先生曰利西南往得中論卦變也蹇本升卦坤上巽下坤乃西南平易之方自升九二上往得坤體之中是為利西南而往得中矣升九二既往五則下體成艮艮正東北方卦所謂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互離目為見大人九五也九二之往為九五可謂有功矣九五剛中當位貞吉可以正邦矣當蹇之時而成其用之大有如此者本義釋卦辭謂蹇自小過來而彖傳則分明自升來或自既濟來則皆有往西南之象耳

小象傳往蹇來譽宜待也

呂音

訓宜待也陸氏曰張本作宜時也鄭本作宜待時也**集解**程子曰方蹇之初進則益蹇時之未可進也故宜見幾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諸爻皆蹇往而善來然則无出蹇之義乎曰在蹇而往則蹇也蹇終則變矣故上已一作六有碩義

王臣蹇蹇終无尤也集解程子曰雖艱一作蹇厄於蹇時然其志在濟君難然未能成功然一无然字終无過尤也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藎也　朱子曰事雖不濟亦无可尤**纂註**雷氏曰初六以不往為有譽六二以匪躬為无尤有位无位之間耳

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呂音訓喜陸氏曰如字徐許意反猶好也**集解**程子曰內在下之陰也方蹇之時陰柔不能自立故皆附於九三之陽而喜愛之九之處三在蹇為得其所耳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為反猶春秋之言歸也

往蹇來連當位實也集解程子曰四當蹇

之時居上位不往而來與下同志固足以得衆矣又以陰居陰爲得其實以誠實與下故能連合而下之二三亦各得其實初以陰居下亦其實也當同患之時相交以實其合可知故來而連者當位以實也處蹇難非誠實何以濟當位不曰正而曰實上下之交主於誠實用各有其所也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集解 程子曰朋者其朋類也五有中正之德而二亦中正雖大蹇之時不失其守蹇於蹇以相應助是以其中正之節也上下中正而弗濟者臣之才不足也自古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者豈少乎漢李固王允晉周顗王導之徒是也

纂註 耿氏曰易以節爲行險故節之彖曰說以行險當位以節蓋節物之性亦行險也五居中以節所以行險而致朋來也

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集解 程子曰上六應三而從五志在內也蹇既極而有助是以碩而吉也六以陰柔當蹇

之極密近剛陽中正之君自然其志從附以求自濟故利見大人謂從九五之貴也所以云從貴恐人不知大人為指五也

附錄　程子語蹇以反身修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內也在內則有譽无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修德之謂也蹇蹇不暴進內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无事矣連音平連則无窮也朋來則衆來言朋來未免於有思也至於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　羅氏拾遺

纂註　董氏曰內以五之位言貴以五之德言以位則上不當往於外而當來於內以德則五有大人之德居大人之位此其可貴也

經 ䷧ 坎下震上

集解　程子曰解序卦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為卦震上坎下震動也坎險也動於險外出乎險也故為患難解散之象又震為雷坎為雨雷雨之作蓋陰陽交感和暢而緩散故為解解者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

解利西南

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呂音訓解陸氏曰音蟹震宮二世卦集解

程子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如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寬易也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為也有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其發語辭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而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

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朱子曰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於險之外矣解之象也難之既解利於平易安靜不欲久為煩擾且其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於西南平易之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若尚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擾也

附錄　朱子語先生舉解卦云无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為天下之難已解而安平无事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夫禍亂既平正合修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閻陋巷之士治心修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　德明

纂註　蔡氏曰坎難震動動則離乎難解之義也利西南者坎震東北之卦也難解於東北至西南則无不利矣无所往其來復吉往進也來復退歸也謂二難既解則居中以復其安靜也主內象言有攸往夙吉夙早也難有未解者當急往而

解之不可久援也主外象言李氏舜臣曰以畫觀之四陰二陽坎險在前是為蹇四陰二陽坎險已過是為解則解者蹇之反也以卦觀之坎上震下為屯坎下震上為解則解者屯之反也屯蹇者難之方興解則難之已散蹇之止于險下固不若屯之動于險中屯之動于險中又不若解之動于險外也　雙湖先生曰解乃蹇之反體亦為蹇變而成解昔焉艮止於坎險之下者今震動而出乎坎險之上矣是險難既散而為解也其曰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者自蹇九五言之也若曰西南雖利今九五於西南既无所往則宜來復於九二以成坎體就下而吉也其曰有攸往夙吉者自蹇之九三言之也若曰九三若有所往則宜早往居四以成震體出乎坎險之上亦吉也大抵卦體一轉移間九五來復於二九三上往居四便成解卦矣文王卦辭不過如此若必欲就卦中取西南之象則膠滯而有所不通矣諸家皆不免此弊　蔡氏釋來復以下好說西南亦无歸著

初六无咎集解程子曰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无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一有也字患難既解安寧无事唯自處得宜則為无咎矣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 朱子曰難既解矣以柔在下上有正應何咎之有故其占如此纂註李氏過曰初六一柔本在卦上今反而居下與二陽遇宜其无咎也 李氏舜臣曰震陽動乎險上初與為應藉以解散于屯蹇者安有咎哉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集解程子曰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敢用其情然猶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一作政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況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

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黄中色矢直物黄矢謂中直也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忠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　朱子曰此爻取象之意未詳或曰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之象也大抵此爻為卜田之吉占亦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能守其正則无不吉矣

纂註

都氏曰人民曰獲器用曰得獲者得之難得者獲之易

程氏曰田有獲者用武有功之象　李氏舜臣曰坎為穴為隱伏物之穴居而隱伏者狐也三狐坎三爻象

劉氏彛曰狐者性伏而情姦晝伏而夜動小人道也

楊氏萬里曰當解之世此爻欲其獲狐三戒其致寇四欲其解拇五欲其退小人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之象居其五然則召天下多難者誰乎人君亦何利於天下之多難而何樂於近小人以疎君子哉

雙湖先生曰二爲田坎爲弓輪互離爲甲胄戈兵有獵象互坎三爻三狐象互坎爲矢又互離爲黄噬嗑九四亦互坎稱金矢六五離中稱黄金此有互離互坎故兼黄矢象二不正而云貞吉戒之也此爻有互坎在二前故就互坎取象或以下坎爲狐不應九二自獲其義則程子盡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集解 程子曰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爲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爲君子矣三陰柔小人宜在下而反處下之上猶小人宜負而反乘當致寇奪也難解之時而小人竊位復致寇矣乘如字石證反 朱子曰繫辭備矣貞吝言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唯避而去之爲可免耳

纂註 徐氏曰負謂上負九四乘謂下乘九二三以柔處二剛之

中頑然不解故有負且乘致寇至象　呂氏曰不安於上求媚於四而負之不安於下陵侮於二而乘之　王氏安石曰負者小人之事六小人之材也乘者君子之器三君子之位也　南軒張氏曰小人乘君子之器乃所以招寇而起禍貞固守此寧不可吝乎　朱氏曰此爻當內卦之上而在高位自二言之為狐自上言之為隼自本爻言之又為負且乘也　丘氏曰小人情狀最為不一狐言其蠱惑隼言其鷙害負且乘言其僭竊　雙湖先生曰坎為輿為盜六三坎體三至五又互坎故有負乘致寇之象又負四乘二為上所射亦有致寇至象貞吝言其雖正猶吝況不正乎則其吝可知矣　六爻中惟三為吝而不言凶咎者終是以卦體吉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呂音訓解陸佳買反拇陸氏曰茂后反陸績云足大指王云手大指荀作母鼂氏案母古文

集解　程子曰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與初六之陰

為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誠相得也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陽剛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不解去小人則已之誠未至安能得人之孚也初六其應故謂遠之為解 朱子曰拇指初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正者也然四陽初陰其類則不同矣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也

附錄

朱子語四與初皆不得正四能解其拇者以四雖陰位而才則陽與初六陰柔則為有間所以能解去其拇故得陽剛之朋類至而相信矣鈇

纂註

徐氏曰朋謂二四與二皆剛故曰朋解之時陽能解陰剛能解柔九四欲解初六在下之陰解而拇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呂音訓解陸音蟹象同

集解

程子曰六五居尊位為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

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 朱子曰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必解而去之則吉也孚驗也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為驗也

纂註

林氏曰君子之治小人維有解緩之而已吉之道也小人知君子之不為已甚亦莫不孚而自知退聽矣 雙湖先生曰五柔中為君子初无咎上公用惟三負乘小人欲知君子有解驗之于三五能用上射三而獲之則可以見矣嘗觀卦體不吉諸爻雖得位以剛中正之君幾濟之不足蹇之九五是也卦體既吉諸爻雖不得位以柔中不正之主亦處之有餘解之六五是也以是知卦有小大實繫卦體而不專繫六爻於此可以見矣然解六五不過為守成之常君蹇九五則實為撥亂之英主遇蹇困而非如是之君生人之類復何賴焉吁此易之所以為易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

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呂音訓射陸食亦反象同隼陸氏曰荀尹反毛氏草木鳥獸疏云鷂墉陸氏曰音容馬云城也

集解　程子曰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但據解終而言也隼鷙害之物象為害之小人墉墻內外之限也害若在內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則是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內而未去也云高見防限之嚴而未去者上解之極也解極之時而獨有未解者乃害之堅強者也上居解極解道已至器已成也故能射而獲之既獲之則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夫子於繫辭復伸其義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鷙害之物在墉上苟无其器與不待時而發則安能獲之所以解之之道器也事之當解與已解之之道至者時也如是而動故无括結發而无不利矣括結謂阻礙聖人於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夫行一身至於

天下之事苟无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為而无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　朱子曰繫辭備矣

纂註

馮氏曰公諸侯之為三公者　李氏椿年曰公在百僚之上者也以百僚之上而攻在下之小人宜其有獲而无不利也　蔡氏曰隼鷙害之物謂三墉內外之限三所居地解之不解者惟三用其所應而解之獲之必矣故无不利　馮氏椅曰解之時諸爻皆不當位故以二五得中為貴以剛文能出險為尚惟上一爻當位故无不利也　僕湖先生曰自五至三互坎為弓矢射象自四至二互離為飛鳥三居離中隼象三又下體之上高墉象同人九四乘其墉亦指三也

大象傳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呂音訓宥陸氏曰音又京作尤

集解

程子曰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為解也與明兩而作離語不同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寬之而已君子觀

雷雨作解之象體其發育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行寬釋也

纂註

蘭氏曰雷雨作天地解萬物之屯也

赦過宥罪君子所以解天下之難也　李氏舜臣曰雷雨作則澤被萬物赦過宥罪則澤被生民　蔡氏曰赦宥解義過動震象罪陷坎象　項氏曰過與罪屬坎坎為法律為徽纆赦宥屬震震為動出為反生　雙湖先生曰坎在上為雲在下為雨方雲雷為屯則陰陽之未通今雷雨作解則陰陽之已通矣屯其為難之始解其解屯之難者歟

彖傳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呂音訓解陸音蟹下及大象並同

集解

程子曰坎險震動險以動也不險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動而出於險外是免乎險難也故為解　朱子曰以卦德釋卦名義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集解

程子曰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易以寬易而往濟解則得衆心之歸也

纂註

林氏栗曰蹇止乎坎中是以言利西南不利東

北解動乎險外是以但言西南之利而不復言東北之不利也𤆑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集解 程子曰不云无所往省文爾救亂除難一時之事未能成治道也必待難解无所往然後來復先王之治乃得中道謂合宜也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集解 程子曰有所為則夙吉也早則往而有功緩則惡滋而害深矣 朱子曰以卦變釋卦辭坤為衆得衆謂九四入坤體得中有功皆指九二

纂註 易氏曰有攸往震也方其在坎險而无所往故來復於中而吉以其陽剛在坎之中宜於復也及其出而之震則可以有所往故動宜早而往有功以其陽剛在震之初宜於動也 李氏過曰未可以往則以來復為中今難既解則往而有功矣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呂音訓拆陸氏曰敕宅反說文云裂也廣雅云分也

馬陸績作宅云根也

集解 程子曰既明處解之道復言天地之解以見解時之大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而萬物皆生發甲拆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 朱子曰極言而贊其大也

附錄 朱子語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只管閉結了若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雷便只是如今一箇爆杖淵

纂註 馮氏椅曰以天地推廣卦義而贊之作興也拆分裂也雲雷為屯故雷雨作為解雨自天施雷出地奮天地解也雷雨二卦象百果草木四陰象或甲或拆得二陽而發育也 汪氏曰雷雨作氣之解也百果草木皆甲拆形之解也 王氏曰天地否結則雷雨不作交通感散雷雨乃作雷雨之作則險厄者亨否結者散故百果草木皆甲拆也

小象傳剛柔之際義

无咎也集解程子曰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為得其宜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也纂註蔡氏曰際謂交際柔居解初入坎尚淺而承剛應剛得剛柔交際之宜難必解者也故曰義无咎也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集解程子曰所謂貞吉者得其中道也除去邪惡使其一无其字中直之道得行乃正而吉也

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呂音訓致戎陸氏曰本又作致寇晁氏曰案其失自虞始虞前皆依文作寇集解程子曰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為可醜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一作勝其器則寇戎之致乃己招取將誰咎乎聖人又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謂作易者其知盜乎盜者乘釁而至苟无釁隙則盜安能犯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所能安也故盜乘釁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滿假而陵

慢其上侵暴其下盜則乘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橫暴而至者也貨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誨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夭冶其容是教誨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自取之之謂也

纂註 雷氏曰負且乘小人自以為榮而君子所恥故可醜寇小則為盜大則為戎任使非人則變解而蹇天下起戎矣已所致也復誰咎哉

解而拇未當位也 **集解** 程子曰四雖陽剛然居陰於正疑不足若復親比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後能來君子以其處未當位也解者本合而離之也必解拇而後朋孚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於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集解** 程子曰君子之所解者謂退去小人也小人去則君子之道行是以吉也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呂音訓解陸佳買反悖陸布內反 **集解** 程子曰至解終而未解者悖亂之大

者也射之所以解之也解則天下平矣

纂註

蔡氏曰悖逆也解悖謂解三之悖逆而卒得其順也

經

䷨ 兌下艮上

集解

程子曰損序卦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縱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為卦艮上兌下山體高澤體深下深則上益高為損下益上之義又澤在山下其氣上通潤及草木百物是損下而益上也又下為兌說三爻皆上應是說以奉上亦損下益上之義又下兌之成兌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亦損下益上之義損上而益於下則為益取下而益於上則為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諸壘土損於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於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呂音訓損陸氏曰孫本反虧減

之義也又訓失艮宮三世卦

集解

程子曰損減損也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而吉所損无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人之所損或過或不及一有或常字或不常一作當皆不合正理非有孚也非有孚則无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　朱子曰損減省也為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所以為損也損所當損而有孚信則其占當有此下四者之應矣

纂註

蔡氏曰內本乾外本坤乾上爻與坤上爻往來本剛得柔為損本柔得剛為益凡卦以內為貞主貞而言故為損　徐氏曰孚信實也損所當損適時之宜而有孚信可行之理所謂有孚也可貞者可以正固守此也其道可行故利往損而有孚則元吉无咎可貞而利有攸往也蓋損者拂人情之事易至凶咎故特詳之

曷之用二簋可用

享 呂音訓曷陸何葛反簋陸氏曰蜀才作軌晁氏曰案軌古文簋字享陸氏曰香兩反彖同蜀才許庚反

集解 程子曰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寧儉為禮之本故為損發明其義以享祀言之享祖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為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為偽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為本也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勝也峻宇彫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朱子曰言當損時則至薄无害

附錄 朱子語二簋與簋貳字不同易說同可見其義亦不同

纂註 徐氏曰曷之用問辭二簋享答辭下之奉上槩謂之享燕禮之重亦謂之享古者享禮以四簋為中陳饋八簋為盛當損之時

二簋雖薄而亦可用享也　馮氏椅曰享諸侯享天子之禮也以二簋言者下卦三陽九三一爻既往于上卦之上矣下二陽爻應乎四五皆有奉之義故以取象也蘭氏曰損益二卦專為三陰設也損乾之九四故曰損上損乾之九三故曰損下　雙湖先生曰損以三上兩爻成卦損三益上損陽益陰故名卦曰損當交泰之時上下亨通三上有孚誠相與乃元吉之道无可咎者但陰陽易位故戒以可貞利有攸往申言卦變也損自泰來九利往居上六來居三也簋內方外圓下二陽為底三陰為腹上一陽為蓋乃盛黍稷之器可用以享上者也主損之事者六五之君故以用享終焉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吕音訓已陸氏曰音以本亦作以虞作祀晁氏曰說文作吕云遄往來數也易吕事遄往虞作祀云祭也遄陸氏曰市專反速也荀作顓

集解

程子曰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剛應於四四以陰柔居上位賴

初之益者也下之益上當損已而不自以為功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美非損已益上也於為下之道為有咎矣四之陰柔賴初者也故聽於初初當酌度其宜而損已以益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 朱子曰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輟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然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深淺也

附録 朱子語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 淵問損卦三陽皆能益陰而二上二爻則弗損益之初則曰酌損之何邪先生云這一爻難解只得用伊川說又云易解得處少難解處多今且恁地說去到那占時又自別消詳有應處難豫為定說也 易說

纂註 徐氏曰損者人情之所難而初又最下不可過損損下太過則其本傷矣必斟酌其義之淺深而不失損已益人之道可也 林氏栗曰酌取水也詩云酌彼行潦損澤以滋山故有酌損象 李氏過曰遄往者下奉上之誠酌

損者上愛下之仁也　王氏宗傳曰兌三爻皆損以益上者然二以弗損為益三以獨行得友初所謂出粟米絲麻以事上宜速往免咎上亦當酌損之使下供上之心不厭上取下之道不窮可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集解

程子曰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說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一无而已字非損已而一有以字益上也世之愚者有雖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朱子曰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占者利貞而征則凶也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

纂註

游氏曰兌之情說而陽性好動故有利貞征凶之戒　雙湖先生曰九二不正故戒以正自守則利而上征則凶此

皆弗損之道然陽雖弗損而與六五為正應以剛濟柔固未嘗无益之之道也　董氏曰二以剛益五之柔亦如初益四初以剛居剛少損之則可裁度以助四二以剛居柔更損之將至媚說以尚五矣故既以利貞勉之復以征凶警之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集解

程子曰損者損有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為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耳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為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

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醇謂醲厚醲厚猶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唯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此也朱子曰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致一也

附錄

程子語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无无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无一亦无三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河南語錄　絪縕陰陽之感入關錄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謂大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邪　朱子語三人行損一人一人行得其友一陽

上去損得一陰來就六爻上說得好義剛 淵 伊川

纂註 南軒張氏曰三居下體之上數之當變故極言損益之理 李氏過曰損卦之成由此一爻上往故言損剛益柔之義 丘氏曰此爻乃損之所以為損也

王氏大寶曰三剛並行損一以益上三人行則損一人之象也剛上柔下相應以相與一人行則得其友之象也 雙湖先生曰此爻大旨本義已盡之矣繫辭致一之說已自是夫子之意而程傳則又推之六爻者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集解 程子曰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也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損於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致於深過為可喜也

朱子曰以初九之陽剛益已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善戒占者如是則无咎矣 纂註 徐氏曰柔過為

疾忿欲之類是也又曰才柔苟止而或怠於從善初剛在下亦每難於益已苟非自損其過自治其私汲汲然以好善求益為心則應者緩而益者寡也能无咎乎凡言有喜有慶者皆內外相應之情也　王氏大寶曰剛以敏速為遄柔以遲鈍為疾以柔居柔疾象動以陽卦使遄之象柔以得剛為喜應初剛有喜之象以遄補疾无咎之象凡相應以相與能損其遲鈍之疾遄速應剛是亦柔道之可喜者也是以无咎　南軒張氏曰當損而不損過也不當損而損之亦過也酌損之弗損益之者言不過損也所謂損一人損其疾者皆理之所當損者也　雙湖先生曰初與四應在初直曰已事遄往在四則曰損疾使遄既可以見陰陽相與之切又可以識剛柔彊弱之分　王氏謂動以陽卦意謂自四至二有互震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集解　程子曰六五於損時以中順居尊位虛其中以應乎二之剛陽是人君能

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賢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損己自盡以益之故或有益之之事則十朋助之矣十衆辭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衆人之公論必合正理雖龜筴不能違也如此可謂大善之吉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朱子曰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兩龜為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則獲其應也

附錄

朱子語或益之十朋之龜自弗克違顧子易象自是龜一法如乾為龜則損益二卦皆說龜此類甚多偶損益二卦說龜二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未濟與既濟說鬼方亦然不知如何　炯向在玉山道間見彥章說離為龜故卦言龜處皆有離象如頤之靈龜損益十朋之龜以其卦雖无離而體似離也頤六文損自二至上益自初至五此其求之巧矣然頤猶取龜義而无取於離損益則但言其得益之多而義亦不復繫於龜矣今乃不論其所以得益之故以為求益之方而必求其龜之

所自來亦可謂枉費心力矣董錄

纂註 鄭氏汝諧曰凡曰或益曰有它吉曰有隕自天曰自天祐皆謂不期於得之也 馮氏曰非所期而或益之厚之之象林氏栗曰五固元待乎外以上九之富又自上而益之是以有或益之象 徐氏曰班固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注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又有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貝不得為朋 張子曰十朋之龜弗能違言受益之事必信然不疑也 蔡氏曰元龜有國之大寶言益之大也弗克違者不求而必致之意故元

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集解

程子曰凡損之義有三損已從人也自損以益於人也行損道以損於人也損已從人徙於義也自損益人及於物也行損道以損於人行其義也各因其時取大者言之四五二爻取損已從人下體三爻取自損以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為義九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者一无者字也以剛陽居上若用一有其字剛以損削於下非為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行其損變而以剛陽之道益於下則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是則宜有所往往則有益矣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服之衆无有內外也故曰得臣无家得臣謂得人心歸服无家謂无有遠近內外之限也　朱子曰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已然後可以益人也

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則吉而利有所往惠而不費其惠廣矣故又曰得臣无家

附録

朱子語得臣无家猶言化家為國相似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无家則可見其大潛陳埴説損益先生曰勢自是如此有人主出來也只因這箇勢自住不得到這裏方看做是如何唯是聖人能順得這勢盡得這道理以下人不能識得損益之宜便會錯了壞了也自是立不得寫大抵損益二卦諸爻皆互換損好益卻不好如損六五卻成益六二損上九好益上九卻不好易説

纂註

徐氏曰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謂柔往剛來得三之應不安處于下而應上之篤也 朱氏曰易外以內為家四以初五以二上以三外本於內也 蔡氏曰損之為義損下益上聖人不得已用之故卦辭必曰有孚爻辭初曰酌損二上皆曰弗損四但損其疾而已五則无損而大有益惟三當可損之時耳損兼言益益不兼言損意亦可見 雙湖先生曰或曰弗損益之與二辭同義異益

上本陰爻乃受三之益而成九故言弗損益之謂非所當損乃受益者也本陰得陽无咎之道但不正故戒利有攸往上應乎三得臣无家三應乎上故三曰得友上曰得臣

大象傳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呂音訓徵今本作懲陸氏曰直升反止也鄭云猶清也劉作懲云清也蜀才作澄晁氏曰蜀作登案登古文澄字忿窒陸氏曰忿方粉反窒珍栗反徐得悉反鄭劉作懫止也孟作恎陸績作𢡖欲陸氏曰如字孟作浴晁氏曰孟作谷案谷古文欲字

集解

程子曰山下有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君子觀損之象以損於己在修己之道所當損者唯忿與欲故以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

朱子曰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

附録

朱子語問懲忿窒欲忿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於其後欲之起則甚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窒謂塞於初古人說情竇竇是罅隙須是塞其罅隙曰懲也不專是戒

於後若是怒時也須去懲治他始得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耳窒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但遏絕之使不行耳又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欲欲如汙澤然其中穢濁解汙染人須當填塞了廣云觀山之象以懲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曰令人氣湧如山 易說 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 僩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又是降下山以塞其澤便是此象六十四卦象皆如此 祖道 懲忿如救火窒欲如防水 大雅問何以窒欲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欲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先生曰然 易說 纂註 項氏曰艮少男兌少女忿莫甚於少男欲莫甚於少女故損言懲忿窒欲 蔡氏曰山下之澤潤上行而水漸減損之象也懲止也窒塞也忿則陵物欲則溺己二者皆所當損懲忿艮象窒欲兌象 林氏栗曰風雷為益者雷震則益風風怒則益雷山澤為損者山摧則損澤澤動則損山此損益二卦有自然之象也

象傳損 損

下益上其道上行 呂音訓上陸時掌反

集解

程子曰損之所以為損者以損於下而益於上也取下以益上故云其道上行夫損上而益下則為益損下而益上則為損損基本以為高者豈可謂之益乎 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

纂註

蔡氏曰損乾之上而益坤之上也上行益在上也 朱氏曰益上而謂之損上以下為基譬之築墉損其基以增上之高則危矣非益也 耿氏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益下則下與上俱益損下則下與上俱損 李氏舜臣曰在下者民之象而在上者君之象也損民益君亦分之常而作易者名之為損蓋損民者乃所以損國故設卦命名深寓至戒也 劉氏曰古之為人上者无損下獲益之理故易以損下為損益下為益後世乃有百姓愉已之財以助公上者皆非盛世之事也 雙湖胡先生曰損下益上卦變也損自泰來損九三之剛益上六之柔而成損曰其道上行深寓不足之意於逆施之辭

云耳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集解 程子曰謂損而以至誠則有此元吉以下四者損道之盡善也

纂註 李氏過曰夏商周之貢助徹不過什一皆損下益上之義也其法不過天下之中正故曰可貞出力奉上下然後可得而治故曰利有攸往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

呂音訓應陸氏曰師如字舊應對之應

集解 程子曰夫子特釋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卦辭簡直謂當損去浮飾曰何所用哉二簋可以享也厚本損末之謂也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為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无不然者元本不立元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一作而无別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

故云曷所用哉二簋足以薦其誠矣謂當務實而損飾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於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剛為過柔為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集解 程子曰或損或益或盈或虛唯隨時而已過者損之不足一作及者益之虧者盈之實者虛之與時偕行也

朱子曰此釋卦辭時謂當損之時

附錄 朱子語損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是

纂註 閭丘氏曰元君子莫治野人元野人莫養君子貢助征役有國家者所不能免也但用之有節取之有制不失信於民則自然樂輸以奉其上矣 馮氏椅曰應平聲當也傳讀去聲非也夫剛非當損柔非當益也損剛益柔蓋有時如此故二簋之享亦當有時如此也三剛

而損其一止有二剛可以用享耳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覆釋損剛益柔之義謂損而不已必虛益而不已必盈亦唯與時偕行耳

小象傳已事遄往尚合志也集解程子曰尚上也時之所崇用為尚初之所尚者與上合志也四賴於初初益於四與上合志也朱子曰尚上通

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集解程子曰九居二非正也處說非剛也而得中為善若守其中德何有不善豈有中而不正者豈有中而有過者二所謂利貞謂以中為志也志存乎中則自正矣大率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中則有益於上矣

一人行三則疑也集解程子曰一人行而得一人乃得友也若三人行則疑所與矣理當損去其一人損其餘也

損其疾亦可喜也集解程子曰損其所疾固可喜也云亦發語辭纂註游氏曰有疾初无可喜因人而去之故曰亦可

喜也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呂音訓祐陸氏曰音又本亦作佑 集解 程子曰所以得元吉者以其能盡衆人之見合天地之理故自上天降之福祐也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集解 程子曰居上不損下而反益之是君子大得行其志也君子之志唯在益於人而已 附録 朱子語問損卦下三爻皆是損已益人四五爻是損已從人上爻為人上之象不待損已而自有以益人曰三爻无損益人底意只是盛到極處去不得自是損了四爻損其疾只是損了那不好了便自好五爻是受益也无損已從人底意

經 ䷩ 震下巽上 集解 程子曰益序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為卦巽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所以為益

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為陰者損也陰變而為陽者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為益此以義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為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呂音訓益

陸氏曰增長之名又以弘裕為義巽宮三世卦

集解

程子曰益者益於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濟險難利涉大川也　朱子曰益增益也為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故為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所往而利涉大川也

纂註

蔡氏曰乾下文與坤下文往來剛來居内故曰益　李氏舜臣曰益者損卦之反也損卦兌在下本乾體天下富實之象也乾陽在下損乾之九三以益坤于上則是損下之陽實以益上之陰虛者也益卦巽在上本乾體朝廷富實之象也乾陽在上損乾之九四以益坤于下則是損上之陽實以益下之陰虛者也下富實而上虛弱則

損下以益上上富實而下虛弱則損上而益下上下相交而更為損益其道一也而損下益上則謂之損損上益下則謂之益何也古之聖賢富厚之資則寧使在民而不在已儉薄之用則寧使在已而不在民益肥已瘠人者民貧而已无所寄已雖瘠而天下肥者民樂而吾亦无憂故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為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為自益也　蘭氏曰否之初六往為六四上輔九五陽剛中正之君君臣相得此其利有攸往也　郭氏忠孝曰易象中虛上下二體皆木所以利涉大川　李氏開曰震木陽木也巽木陰木也　胡氏曰巽木為舟楫震動則能涉大川　雙湖先生曰利有攸往以卦變言也益變自否來否初六上往而為六四否九四下來而為初九以成益也卦辭涉川象凡八惟益卦難解意後天震巽木行先天東南多澤之方是取耳卦體似頤有虛舟象頤五上象亦然餘見需卦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集解程子

曰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一无至字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於己四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順一作巽於賢才也在下者不能有為也得在上者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大善而吉則无過咎不能元吉則不唯在己有咎乃累乎上為上之咎也在至下以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朱子曰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无所報効故利用為大作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附錄

朱子語吉凶是事咎是道理蓋有事雖吉而理則過差者是之謂吉而有咎　易說　初九在下為四所任而作大事必盡善而後无咎若所作不盡善未免有咎也故孔子釋之曰下不厚事若在下之人為在上之人作事未能盡善自應有咎也　人條

纂註

徐氏曰初剛在下為動之主當益之時受上之益者也宜用之為大有興

作之事然位卑志剛力小任重則有所不堪惟處之當用之宜大善而吉乃可无咎苟輕用貽事无益有害皆為有咎此先王所以重用民力也　朱氏曰陽為大震為作益初利用有為而大作作大事以益天下也事大且善獲元吉則无咎　馮氏曰元者震初九之象也益之爻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有作為之卦故曰益以興利是也初九大作之始故以元吉元咎戒之　鄭氏汝諧曰損上之三爻唯上得益益下三爻唯初得益夫得益者非謂以是而自私也故損之上有攸往得臣无家益之初利大作然初位未崇誠未孚必元吉方无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呂音訓享陸氏曰香兩反王庾作亨許庚反

集解　程子曰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有虛中之象人處中正之道虛其中以求益而能順從天下孰不願告而益之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

來告之以善夫滿則不受虛則來物理自然也故或可益之事則衆朋助而益之十者衆辭衆人所是理之至當也龜者占吉凶辨是非之物言其至是龜不能違也永貞吉就六二之才而言二中正虛中能得衆人之益者也然而質本陰柔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求益之道非永貞則安能守也一作之損之六五十朋之則元吉者蓋居尊自損應下之剛以柔而居剛柔為虛受剛為固守求益之至善故元吉也六二虛中求益亦有剛陽之應而以柔居柔疑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永貞固則吉也王用享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於人有不應乎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 朱子曰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故其象占與損六五同然文位皆陰故以永貞為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為卜郊之吉占

附錄 朱子語王用享于帝吉是祭則受福底道理易說

纂註 蔡氏曰自初至五有龜象

與損六五同　郭氏雍曰損益相須以相成損之上益之初損之五益之二故損上益初其辭相屬而損五益二又大同矣損五曰元吉此曰永貞吉君臣之道不同故其爲吉亦異又曰損卦益上故象益在五益卦益下故象益在二　鄭氏剛中曰自五至二宗廟之象故曰王用享帝　藺氏曰六二柔順受益之臣王用之可以享帝獲吉如成湯用伊尹而享天心太戊用伊陟而格上帝　馮氏椅曰王九五也帝上九也五用二所受之龜享上九之象　項氏曰二之弗違三四之告五之問皆主卜筮言凡卜筮得辭曰告如初筮告是也筮遷國告公曰從許其遷也即龜從筮從也筮凶事告公曰用圭許其事君也公朝王用圭以爲信古之封國必錫以圭至入覲則執以合於王之品圭所謂輯瑞也凶事若伊周桓文之事非有誠心事君者神其許之乎故有孚中行而後告之公者命筮之主人三四皆公位故稱公享帝天子之事故稱王　雙湖先生曰王五也五上又

為天也馮氏指上九為帝似通享帝有互坤牛象項氏説甚通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

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呂音訓用圭陸氏曰王肅作桓圭

集解程子曰三居下體之上在民上者也乃守令也居陽應剛處動之極居民上而剛決果於為益者一无者字也果於為益用之凶事則无咎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下當承稟於上安得自任擅為益乎唯於患難非常之事缺

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下專自任上必忌疾雖當凶難以一无以字義在可為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為合於中道則誠意通於上而上信與之矣專為而无為上愛民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誠意而所為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有誠孚而得中道則能使上信之是

猶告公上用圭玉也其孚能通達於上矣在下而有為之道固當有孚中行又三陰爻而不中故發此義或曰三乃陰柔何得反以剛果任事為義曰三質雖本陰然其居陽乃自處以剛也應剛乃志在乎剛也居動之極剛果於行也以此行益非剛果而何易以所勝為義故不論其本質也　朱子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

附録　朱子語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躬舒高伊川說易亦有不分曉處甚多如益之用凶事說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時未有這守令恐難如此說董銖

纂註　蔡氏曰凶事困心衡慮之事也六三與上為應故有凶事之象中行在一卦之中也故二四皆曰中行圭所以通其中之信告公雖見於外而所用者亦唯在通中之信而已　徐氏曰

三與上應而以為有凶事者以上有或擊之凶而三位又多凶故也　李氏舜臣曰益損上益下下卦皆蒙益者也故六三亦曰益之三以陰居陽震動不安有凶之象故曰益之用凶事周官以委積待凶荒以荒禮哀凶札或弛其政或去其征皆損上之所取以益下之凶荒者也上有以益之故遇凶事而无咎三上有應有孚之象三陰在三陽之中損益得中是謂中行告公用圭者所以表其誠信也　林氏栗曰凶事有三有札瘥之政有死喪之禮有甲兵之事益損上益下其凶荒札瘥之政乎　李氏過曰居下之上而長民奉君命以益民者也凶荒札瘥益之用凶事也凶荒之年宜發倉廩賑救則无咎有孚中行心苟自信酌中行之不必待君命也事已然後用圭告公正如汲黯河内事　胡氏允曰周禮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杜云珍當作鎮鄭玄云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則授之以往致王命焉　王氏大寶曰圭東方之玉震動於三用圭之象

六四中

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集解程子曰四當益時處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巽輔上而下順應於初之剛陽如是可以益於上也唯處不得其中而所應又不中是不足於中也故云若行得中道則可以益於君上告於上而獲信從矣以柔巽之體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為依遷國為依依附於上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　朱子曰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為戒此言以益下為心而合於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古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為遷國之吉占也

附錄　朱子語中行與依見不得是指誰　程昌寓守壽春廣人來占得此爻遷來鼎州後平楊公有功　並易說

纂註　鄭氏剛中曰益之巽乃兌之反益之四即損之三反復有兌口故皆曰告公坤為國自初之四遷國

之象　李氏過曰四近君非三之比遷國之事須先告公上既從然後為之不然則為擅命　徐氏曰四與初為往來之爻有遷之象遷國順下而動也古者建國有便於民則視民利用遷然必有所依以立國　蔡氏曰依謂近五也　都氏曰四以柔依五剛以弱依彊之象程氏曰衛遷楚丘依齊也杞遷緣陵依晉也卦體震互體坤諸侯之象也　林氏栗曰初者四之配初言利用大作四言利用遷國互明之也　李氏椿年曰三賑濟凶荒之事若待告而後為之則无及矣故必成功而後告也四遷國大事也必待告公上得從然後為之可也　李氏舜臣曰初利用大作元吉是用之於大事也用二王用享于帝吉是用之於大禮也三益用凶事是用之於大災也四利用為遷國是用之於大遷也　雙湖先生曰三四居一卦之中故皆稱中行亦猶中孚二陰在中故名中孚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集解　程子

曰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一无之字）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益於物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權苟至誠益於（一作於益）天下天下受其大福其元吉不假言也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益於（一作於益）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澤為恩惠也

朱子曰上有信以惠于下則下亦有信以惠於上矣不問而元吉可知

纂註 蔡氏曰心二也惠順也我以有孚而順二之心洪範所謂皇建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者也有不待形諸言語而獲元吉也 二亦以有孚而順五之德洪範所謂錫汝保極者是也 李氏舜臣曰剛中有孚象惠心者非可人給而家養之也聖人之仁如一氣之春舉斯加彼使欲富壽安佚之心皆遂所欲初不問其人也我之所惠以心則人之感惠以為德矣

雙湖先生曰心只是本文取象九五以陽居陽故有孚

惠心上九以陽居陰故立心勿恒初至五似頤有口象故三四曰告五曰問者以一陽上止不動也

上九

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集解程子曰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於人者也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所應者陰非取善自益者也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深戒也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一作謂當速改也　朱子曰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擊之立心勿恒戒之也**附錄**朱子語問或擊之曰或字衆无定主之辭言非但一人擊之也立心勿恒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處亦可疑且闕之鈇**纂註**馮氏椅曰益卦恒之交也巽下震上為恒震下巽上為益今益之窮

將復易位而為恒矣故聖人戒之以立心可恒也不然凶矣　王氏大寶曰剛為益柔為損上九應於六三莫益之之象比於九五或擊之之象　丘氏曰益者損之反益之之六二損之六五也損卦其益在上故上為益主而五與之近故曰或益之上益五也益卦其益在下故初為益主而二與之近亦曰或益之初益二也十朋之龜義與損同但損之五曰元吉則謂其居得尊位以柔履剛為善益之二曰永貞吉則以爻位皆柔不能固守故以永貞為戒也　雙湖先生曰擊下互艮手象指五蒙上九擊蒙亦艮體恒九三亦有不恒其德之戒蓋益之上九即恒之九三不安於恒陵躐等級超於震上以求益者也故其辭同三上皆巽體巽卦謂巽為不果為進退為躁卦其立心勿恒之驗歟此所以莫有以益之而反或有以擊之也此爻其戒恒之九三乎大抵損極則益而吉益極則損而凶是以君子怕處其益之極也

大象傳 風雷益君子以見

善則遷有過則改集解程子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為益之道无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於人者无大於是　朱子曰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而其相益亦猶是也

附録朱子語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祖道曰莫是才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慘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是見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祖道風是一箇急底物見人之善己將不及遷之如風之急雷是一箇勇決底物已有過便斷然改之如雷之勇決不容其些子遲緩易說

纂註呂氏曰風雷震動萬物變而新之在人有遷善改過之善　張氏清子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動萬物者莫疾乎雷風飛雷厲交相

助益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則有即義貴乎疾也顏子得善勿失不貳過夫子憂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者以此　東萊呂氏曰損益二象最切學者損无如忿慾益无如遷改若甚易知推到精密處甚難又曰懲窒遷改皆是用力處

彖傳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呂音訓疆陸居良反下同下下陸上遐嫁反下如字

集解程子曰以卦義與卦才言也卦之為益以其損上益下也損於上而益下則民說之无疆謂无窮極也自上而降已以下下其道之大光顯也陽下居初陰上居四為自上下下之義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

纂註徐氏曰損上益下者損上之剛益下之柔也下卦坤坤柔為民坤得益故民說无疆上乾之下文下為坤之下文自上下下也天道下濟而光明其道大光也故為益　雙湖先生曰損上益下亦卦變也益自否來損四剛益初柔而成益也曰民說无疆其道大光

視上行之贊其欣幸之意為如何　愚案魯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對以盍徹　又對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深有得於損上益下之旨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集解　程子曰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集解　程子曰益之為一无為字一作於道於平常无事之際其益猶小當艱危險難則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也於濟艱險乃益道大行之時也益誤作木或以為上巽下震故云木道非也　朱子曰以卦體卦象釋卦辭

附錄　朱子語問益卦木道乃行曰不須改木字為益只木字亦得其見一朋友說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為金易卦之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也巽為木是卦中取象震為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也五行取四維故也　去偽問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曰看來只

是木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只是木字淵

纂註 雙湖先生曰五以中正應二二亦以中正應五以此而利往以益天下固為君臣之慶會而天下實同受其福慶矣利有攸往以二五之中正有慶也利涉大川以震巽之木道乃行也卦辭煥然矣朱氏曰利涉大川言木者三益也渙也中孚也皆巽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集解 程子曰又以二體言卦才下動而上巽動而巽也為益之道其動巽順於理則其益日進一本益字在日進下廣大无有疆限也動而不順於理豈能成大益也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呂音訓施陸始豉反

集解 程子曰以天地之功言益道之大聖人體之以益天下也天道資始地道生物天施地生化育萬物各正性命其益可謂无方矣方所也有方所一无所字則有限量无方謂廣大无窮極也天地之益萬物豈有窮際乎

纂註 馮氏椅曰以卦變推廣致

益之功 李氏舜臣曰天施地生指乾坤初體而言也乾施一陽以益於下而為震坤以一陰上應於乾之生育而為巽上施下生二者相濟无所不被故曰其益无方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集解

程子曰天地之益无窮者理而已矣聖人利益天下之道應時順理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 朱子曰動巽二卦之德乾下施坤上生亦上文卦體之義又以此極言賛益之大

纂註

蔡氏曰无疆以悠久言无方以廣大言與時偕行又言益道之適乎時也 雙湖先生曰震巽於時為春夏正當天地施生雷雨益物之時故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言聖人體此凡所以為益之道有慶賞而无刑威也 趙氏汝楳曰二卦之損剛益柔一也而損下為損益下為益何邪蓋損下非聖人之得已而益下乃聖人之本心唐帝所謂吾痛天下肥亦此意也

小象傳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集解

程子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

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朱子曰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

附錄

朱子語利用大作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為亦須是謨盡善方能无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也

纂註

張氏清子曰初九為震動之主上應六四近君之臣則初受四之任者重矣故利用為大作興之事得大善之吉惜初居下不可以任厚事若進而居大臣之位則可以當厚事矣

或益之自外來也

集解

程子曰既中正虛中能受天下之善而守固則有益之事衆人自外來益之矣或曰自外來豈非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願益之五為正應固在其中矣 朱子曰或者衆无定主之辭

益用凶事

固有之也集解程子曰六三益之獨可用於凶事者以其固有之也謂專固自任其事也居下當稟承於上乃專任其事唯救民之凶災拯時之艱急則可也乃處急難變故之權宜故得无咎若平時則不可也朱子曰益用凶事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

告公從以益志也集解程子曰爻辭但云得中行則告公而獲從象復明之曰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事君者不患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也

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集解程子曰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云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為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纂註郭氏雍曰損之上九言大得志益自損得益而為得志也此言大得志益君有惠天下之志至於天下信而懷其德是為大得志之時也

莫益之偏

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呂音訓偏陸氏曰音篇孟作偏云周帀也晁氏曰當作偏集解程子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无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云莫益之者非有偏已之辭也苟不偏已合於公道則人亦益之何為擊之乎旣求益於人至於甚極則人皆惡而欲攻之故擊之者自外來也人為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已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為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繫辭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君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 朱子曰莫益之者猶從

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

纂註　董氏曰利无獨專之理謂可獨專而不必益人者一偏之辭衆心所不與縱使三不擊之三之外或有來擊之者甚言專欲之犯衆怒也

經　䷪　乾下兌上

集解　程子曰夬序卦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益一无下益字而不已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為卦兌上乾下以二體言之澤水之聚也乃上於至高之處有消決之象以文言之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為夬也夬者剛決之義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消衰將盡之時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　呂音訓夬陸氏曰古快反坤宮五世卦

集解　程子曰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

云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

附録

朱子語孚號有厲若合開口處便雖有劍從自家頭上落也須著説但使功罪各當是非顯白於吾何歉 道夫上卦有兌體兌為口故多言號 銖夬卦號字皆作户羔反惟孚號只作去聲讀看來亦只當平聲 僩

纂註

徐氏曰王五也王庭君位之前 林氏栗曰庭內而虛九五為王宮上六為王庭之象 鄒氏曰乾剛實有孚之象兌號令之象

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集解

程子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誅亂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衆陽之盛決於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過太過乃如蒙上九之為寇也

戎兵者強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夬之善也　朱子曰夬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

附錄

朱子語其以五陽之盛而比一陰猶欲決之故其辭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揚庭孚號利有攸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却也　答陳同父

纂註

蘭氏曰孚信以布號令與衆棄之也邑謂告自通上六之位也　李氏過曰一陰在五陽之上小人之據尊位而在君側善同結其君而不去者也必其巧詐之深未易動自古寡謀淺慮輕舉妄動自戮而國隨以亡者皆不明決之之理者也故處

夬之道為危懼戒謹之辭不一聖人之示後世深矣小人彌縫之計密而君不以為疑必揚其過於王庭使人主明知其為小人也號令於衆謂將有危事使舉朝皆知其為小人也又告令於邑中使舉國皆知其為小人也小人竊威福之權利在興兵舉兵誅之惡在君側其勢不順故不利即戎陽氣方長陰道必終往則有功故利有攸往　李氏舜臣曰上下无陰一陰者衆陽之所與上六雖處至窮之勢然九五與之比九三與之應九四與之同體其與之敵者唯初九九二耳又遠於上雖欲決之其勢有所不及故曰有厲有戎有凶有之為言不必然之辭也五陽相信而不忘於號令知其危而戒之斯有萬全之勢无一跌之虞矣　徐氏曰陽剛之長當終於六位不可有未盡之陰也除惡務本君子雖盛不可以小人之勢孤謂无能為不盡去之而存其孽也唐五王不去一武三思而患生於所忽不旋踵而君子之禍烈矣聖人於夬設戒之意甚深　雙湖先生曰號

告皆兌口象邑只取上六一陰象戎兌金象夬三月卦金因故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卦變也剛長變上成乾无不利矣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呂音訓壯陸側亮反趾陸氏曰荀作止晁氏曰象止古文

集解

程子曰九陽爻而乾體剛健在上之物乃在下而居決時壯于前進者也前趾謂進行人之決於行也行而宜則其決為是往而不宜則決之過也故往而不勝則為咎也夬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負言九居初而壯於進躁於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

朱子曰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不勝宜矣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朱子語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易說

纂註

蔡氏曰壯者決之勇也徐氏曰趾在體之下初象毛氏曰勝在往前者兵法也必往之道也往不勝為咎者遠慮也所以戒其往也聖人於五陽之盛而有不勝之憂微

矣哉 潘氏曰陰在高位而初欲決之猶布衣論權臣不量力之甚 胡氏允曰京房欲去恭顯而卒困於恭顯劉蕡欲去宦官而卒困於宦官皆不勝而往之咎也郭氏雍曰大壯初九壯于趾而此曰壯于前趾欲速其往也 李氏曰壯于趾征凶當壯之時而戒其用壯也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當決之初而戒其好勝也雙湖先生曰夬與壯似壯初凶者以猶有二陰在前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呂音訓惕陸氏曰敕歷反荀翟作錫云賜也鼂氏曰案古文作易號陸氏曰戶羔反象及下同鄭王廣音号鼂氏曰鄭虞王廣音号令下同 莫夜陸氏曰音暮鄭如字云无也无夜非一夜

集解

程子曰夬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為過剛能知戒備處夬之至善也內懷兢惕而外嚴誠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朱子曰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惕號呼以

自戒備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

附録 朱子語王子獻卜遇夬之九二卜者告之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寇旋得洪帥高

纂註 張氏汝弼曰宄為兵戎故曰有戎　李氏過曰小人罪彰利在為亂故莫夜有興兵之象九二不可啓兵端但勿恤其計不行矣　林氏栗曰易以下卦為晝上卦為夜二之視三四有莫夜之象猶乾九三之夕惕也　馮湖先生曰乾九三終日夕惕即莫夜惕象以三乃離位之終也今夬取諸二者指三言耳三同與上應在夬時上特小人之窮而將逐者故興戎以加三二近三故惕懼而號无預於二故勿恤吉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呂音訓頄陸氏曰求龜反顴也又音求又丘倫反翟云面顴頰間骨也鄭作頯夾面也王肅作龜江氏作琴威反蜀才作仇濡陸而朱反慍陸氏曰紆運反恨也舊於問反

集解 程子曰文辭差

錯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君子夬夬无咎亦未安也當云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慍无咎夬決尚剛健之時三居下體之上又處健體之極剛果於決者也頄顴骨也在上而未極於上者也三居下體之上雖在上而未為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壯于頄者也有凶之道也獨行遇雨三與上六為正應方羣陽共決一陰之時已若以私應之故不與衆同而獨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謂陰陽和也君子道長決去小人之時而已獨與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處斯時則能夬夬謂夬其夬果決其斷也雖其私與當遠絶之若見濡汚有慍惡之色如此則无過咎也三健體而處正非必有是失也因此義以為教耳文文所以交錯者由有遇雨字又有濡字故誤以為連也（一作誤而相連也）朱子曰頄顴也九三當決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在衆陽之

中獨與上六為應若能果決其決不係私愛則雖合於上六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為君子所慍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溫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也

附録

朱子語問九三壯于頄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面目至於遇雨而為所濡濕雖為衆陽所慍然志在決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為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董卓溫嶠之於王敦是也 淵 有慍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顏杲卿使安禄山受其衣服至道間與其徒曰吾輩何為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類此也 砥 卦中與復卦六四有獨字此卦諸爻皆欲去陰獨此一爻與六為應也是惡模樣 錄 伊川改九三爻辭次序看來不必改 易說

纂註

朱氏曰面外為頄頄間骨 王氏宗傅曰聖人戒剛也頄剛居乾健之極而疾惡之心見於顏色此凶之道也何則小人我疑也小人我疑君子之禍至矣 張

氏汝弼曰兊為雨澤 余氏曰夬之三與五皆曰夬夬者一應陰一比陰非倍其決不可 馮氏椅曰或疑咸之象腓股脢輔未嘗逆施今初為趾而四為臀何也曰是與咸艮咸合六爻取象猶剝艮之類也夬分二體為象猶大過鼎之類也故三在下卦上為頄四在上卦下為臀六爻不相蒙也不然臀下體也上體烏得而象之此易之所以為易而不可一訦定也 蔡氏曰雨上也獨行遇雨獨應乎上也若濡不至為雨所濡也有慍有夬決之之意也以是為決決而无咎惟君子能之故稱君子疑文辭誤 馮氏當可曰剝之六四猶夬之九三三於衆陽中獨應上六為獨行遇雨之象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呂音訓臀陸氏曰徐徒敦反次陸氏曰本亦作趑或作欧說文及鄭作趑同七私反象同馬云却行不前也說文倉卒也下卦放此晁氏曰𣳚次古文且陸氏曰本亦作趄或作跙同七餘反象同馬云

語助也王肅云趑趄行止之礙也下卦放此晁氏曰案且古文牽陸氏曰苦年反子夏作掔晁氏曰案掔古文

集解

程子曰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次且進難之狀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強而牽挽以從羣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能改聞善而即能用克已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在它卦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盛在夬而居柔其害大矣　朱子曰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當決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也占者聞其言而信則轉凶而吉矣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

附錄

朱子語牽羊悔亡其說得於許慎之淵

纂註

鄭氏剛中曰膚

陰柔之物故噬嗑剝言膚皆陰爻　李氏鼎祚曰四雖陰位以陽居之是无膚矣　李氏曰四以剛居柔欲決而泥於和故止則不能安有臀无膚之象進則不能前有其行次且之象不果於決也　李氏過曰四與上同在君側位望已重无意除亂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故臀无膚欲往則與六同事心不能斷故其行次且四若能牽引羣陽以進則悔可亡然四不中正非能決者雖聞此言亦必不信　蔡氏曰臀无膚後傷乎三也其行次且前犯乎五也次且不進貌羊兑象五也羣羊謂羣挽五而進不暴可以免悔也聞言不信居位不當雖聞牽羊之義亦不信也　張氏汝弼曰以兑居坎之變本文變則為坎兑為口坎為耳變故聞言終不成坎故不信坎水有信義　馮氏椅曰二卦相因為義故潘決則壯亦取決象合全體觀之壯四陽夬五陽上進而消陰此卦義也分上下二體觀之乾三陽本在上之物下非所居勢必上進不容有一陽之當其前故兩

卦乾三陽牽與上體為敵其或相見者陰陽之情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呂音訓莧陸氏曰閑辨反三家音胡練反一本作莞華板反晁氏曰虞云莞說也陸陸氏曰如字馬鄭云莧陸商陸也宋衷云莧莧菜也陸當陸也虞云莧蕢也陸商也蜀才作睦親也通也晁氏曰虞蜀作睦和也荀爽云莧陸皆葉弱根堅莧根小陸根大

集解

程子曰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為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為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莧陸為易斷故取為象　朱子曰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當決之時為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為過暴合於中行則无

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附錄

朱子語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物難乾其子紅　學蒙

纂註

朱氏曰莧普澤草也葉柔根小堅且赤陸商陸亦澤草也葉大而柔根猥大而深有赤白二種　馮氏當可曰率衆陽以決一陰乃不能去豈非如莧陸之浸潤而失其剛決者邪猶剛明之人與小人處不能无惑唯其得中道故勉為夬決之事決之又決而決不足也五剛明之主也四陽同德比義決去一陰而猶若是下於此者何如哉嗚呼小人得用而在上位據勢要當時士君子所守不固亦或助之雖人主剛明樂其說巳亦或安之而去之之難觀決之象可為太息　鄭氏剛中曰五陽並進同力為夬而夬夬之戒獨見於三五者蓋三與六應五與六比當決陰之時二爻容有牽私愛昵近習之心故雖以九五之尊得中行之道而象猶以為未光也　丘氏曰凡陽之決陰遠則不能相及唯比與應當

之五比上者也故曰莧陸夬夬三應上者也故曰君子夬夬夬者言當決而又決不可繫累於陰也趙氏曰莧音九字上兩點一畫山羊細角也兌為羊因九四牽羊悔亡亦有此象陸元水路也君子決小人如驅羊於陸則前无阻滯項氏曰莧山羊也陸路羊喜登高緣險山羊為甚吳氏澂曰莧字上從卝羊角也中從目羊目也下從儿羊足也故莧字諧莧聲羊羣之行山羊居前謂之引路羖龍氏仁夫曰上體兌羊象高平曰陸五陽連亘有陸路坦夷象文變之大壯亦有震大塗象

上六无號終有凶

集解

程子曰陽長將極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之地是衆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云无用號咷畏懼終必有凶也朱子曰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是

附録

朱子語問夬卦辭言孚號九二言惕號上六言无號取象之義如何曰卦有兌

體兌為口故多言號也又問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盛而小人衰之勢而卦辭則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初九壯于前趾則往不勝九二惕號則有戎勿恤壯于頄則凶牽羊悔亡中行无咎豈去小人之道須先自治而嚴厲戒懼不可安肆邪曰觀上六一爻則小人勢窮无號有凶之時而君子去之之道猶當如此嚴謹自做手脚蓋不可以其勢衰而安意自肆也其為戒深矣錄

纂註

徐氏曰夬決也以盛進之五剛決衰退之一柔其勢若甚易然而聖人不敢以易而忽之故於夬之一卦丁寧深切其道貴審而不貴迫所以周防戒備者无所不至又曰君子自治甚嚴治人甚寬固不為疾惡之已甚未嘗容惡而不去也俾小人自知惡大罪積不可久居其上而甘心於退屈也衆剛從而決之則不勞餘力一決而為乾矣若虞朝之去四凶周室之誅三監藹藹賢材之盛无復貞勝之憂是得決之義也後世衆賢在位得時得君其始未嘗不欲去小人以除君側之惡大抵

不知夬夬之義而勇於一決機失事敗禍亂相尋卒貽衆君子之害而家國從之者何可勝數可不戒哉　馮氏椅曰易於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夬見決一陰之難蓋君子明白洞達難進易退而小人綢繆固結癰之不去也

大象傳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音呂

訓施陸始跂反

集解　程子曰澤水之聚也而上於天至高之處故為夬象君子觀澤決於上而注溉於下之象則以施祿及下謂施其祿澤以及於下也觀其決潰之象則以居德則忌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无潰散也　王弼作明忌亦通不云澤在天上而云澤上於天上於天則意不安而有決潰之勢云在天上乃安辭也　上時掌反　朱子曰澤上於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之意也居德則忌未詳

纂註　蔡氏曰居其德而不施則與象反矣故忌　李氏舜臣曰居者積而不流之謂若傳所謂奇貨可居

之居。余氏曰：澤上於天則決，上於地則聚。雙湖先生曰：澤上於天，勢當必決，君子施祿亦當然之事，乃以德自居，非所宜也，故忌。

彖傳：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呂音訓：決，陸氏曰：徐古穴反。

集解

程子曰：夬為決義，五陽決上之一陰也。健而說，決而和，以二體言卦才也。下健而上說，是健而能說，決而能和，決之至善也。兌說為和。朱子曰：釋卦名義而贊其德。

纂註

蘭氏曰：內健則能決，外說則能和。李氏舜臣曰：健決乾體，說和兌體，以和說濟健決，則夬之道不傷太過，於是為得矣。又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者，決也。天下之事不至于決則不通，故雜卦之次序與十三卦之制器尚象皆終于夬。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集解

程子曰：柔雖消矣，然居五剛之上，猶為乘陵之象。陰而乘陽，非理之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

其罪於王朝大庭使衆知善惡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集解程子曰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道乃无虞而光大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集解程子曰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剛武即戎則所尚乃至窮極矣夬之時所尚謂剛武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集解程子曰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　朱子曰此釋卦辭柔乘五剛以卦體言謂以一小人加于衆君子之上是其罪也剛長乃終謂一變則為純乾也附録朱子語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今人以為陽不能无陰中國不能无夷狄君子不能无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邪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易說

纂註李氏過曰夬決也剛決柔也衆剛決一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決

小人之道也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柔乘五剛之上小人據尊位者也必揚其罪于王庭使人主知其罪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以危事警衆而豫防之則小人不能為害其危乃光也小人利在興兵若舉兵以應之是小人計得而君子敗矣所尚乃窮也剛長至五不容一陰之獨留往則必決故云剛長乃終也

小象傳

不勝而往咎也 **集解** 程子曰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為然後決之則无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凡行而有咎者皆決之過也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集解** 程子曰莫夜有兵戎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既得中道又知惕懼且有戒備何事之足恤也九居二雖得中然非正其為至善何也曰陽決陰君子決小人而得中豈有不正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纂註 蔡氏曰先事則當惕及事不可憂得中道也

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集解** 程子曰牽梏於

私好由无決也君子義之與比決於當決故終不至於有咎也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集解程子曰九處陰位不當也以陽居柔失其剛決故不能強進其行次且剛然後能明處柔則遷失其正性豈復有明也故聞言而不能信者蓋其聰聽之不明也中行无咎中未光也集解程子曰卦辭言夬夬則於中行為无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朱子曰程傳備矣

附錄朱子語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无咎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有些箇意思斷未得釋氏所謂流注想荀子謂偷則自行便是這意思照管不著便走將那裏去文雖

无此意孔子作象所以裨文辭之不足如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之類甚多中行以无咎易中却不恁地看言人占得此文者能中則无咎不然則有咎淵中未光也言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荀子云云佛氏云云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鉄

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集解 程子曰陽剛君子之道進而益盛小人之道既已窮極自然消亡豈復能長久乎雖號咷无以為也故云終不可長也先儒以卦中有孚號惕號欲以无號為无號一作去聲謂无用更加號令非也一卦中適有而去聲字一平聲字何害而讀易者率皆疑之或曰聖人之於天下雖大惡未嘗必絕之也今直使之无號謂必有凶可乎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

周易會通卷八